

七日談

（澳門篇）

前陣子在北京度假，我的日常生活是這樣的。

場景一：
看電影。手機上查了放映時間，網約車兩分鐘內到達。上車後用手機操作購票，又在電影院樓下咖啡店下單一份咖啡。到達影院後，先去取咖啡，再去取電影票。入場安坐，離電影開演還有五分鐘。在座椅上用手機先掃碼後付費，開啟按摩服務。

場景二：
一天將盡。睡前吩咐人工智能「小X同學」：
明天七點喊醒我；
明天六點五十把窗簾拉開；
現在關掉電視；
關燈。
……
沒有多餘的話。「小X同學」服務到位，不會丟三落四，好態度始終如一。

場景三：
酸奶、礦泉水、水蜜桃、麵包等所有生活用品……只需動動手指下個訂單，半個小時，貨就送到。為節省外賣小哥的時間，讓他把貨放在樓下。服務前台機器人出動，送貨到門。
科技為生活帶來便捷，提高效率，讓我們擁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。

想起三十年前，澳門政府開始試行長短周工作制後，很快便實行一周五天工作制。那時我媽說，他們從未想過有一周休息两天的好辰光。

一周只四個工作天，不是遙遠的事，或會在我們的下一代身上實現。公餘時間，大可以去做喜歡的事情，學習新知識、培養新愛好，解鎖新技能，突破自我邊界——這是理想的生活狀態。

現實卻是，我們節省出來的時間，很快又

被碎片化時間吞噬，反倒越來越感忙碌。大家都在追效率，同時間處理兩三件事是常態。就連休閒，也很難只專注於一事一物。

一邊看電影一邊享受按摩，不再是新鮮事。友人告訴我一邊看電影一邊吃火鍋更酷。我的認真勁兒上來了，問：暗黑的電影院裏，怎麼知道食物在鍋裏煮熟沒有啊？中途可有人管我加單、火鍋裏加水……？友人說，你還是去餐廳專心吃吧！

時間管理是門學問。喜歡跑步的村上春樹說，持之以恆，不亂節奏，對於長期作業實在至為重要，一旦節奏得以設定，其餘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。

持之以恆和不亂節奏同等重要。
朋友的一位同學正職是律師，又把吃美食變成副業，成為某平台的八星美食評論員。他的持之以恆是外出吃飯，寫評論。跟這樣的人外出吃飯，好處是廚師用心做，餐廳服務不敢怠慢，老闆希望獲星級食評家點讚。然而，真正的食評家，不亢不澀，不隨便點讚，力求評論公正獨到。不亂節奏此處體現。

只要肯用心，這是能讓個人專長轉化為紅利的時代。

走過鼓樓——北京中軸線上的一景。夏日黃昏，陽光仍然熾熱，但天空是澄淨的，使得鼓樓從任一角度看，都是風景大片。紅牆下站滿了拍照的男男女女。有位手拿專業攝影器材的男士前來兜攬生意：姐姐氣質這麼好（營銷是心理學，挑好聽的說），我幫你拍照，包你滿意。

這讓我想起從前旅遊景點收費拍照的模式。那年月擁有相機的人不多，故旅遊景點都設拍照點，並展示出人在最佳位置的樣片。顧客付費拍照，並留下地址，十天半月後能收到沖洗出來的照片連底片。眼下是復刻從前的拍照營生，不同的是，用數碼相機拍、手機拍，

照片即看即選。無論時代如何變，生活的一地雞毛不變，我們更需要留下那些可堪回味的美好記憶。

人們多了可自由支配的時間，更能惠及社會經濟。

當下青年人成為文旅、演出市場主要消費群體。打飛的、乘高鐵，拎着行李異地看演出是常見的。新型劇場都設有寄存行李箱的空間。此次正趕上香港話劇團音樂劇《大狀王》進京公演，也見識了演藝市場的火爆。當然，前提是戲要足夠好。

那天抵達劇場，離開演尚有半小時，劇場大堂已排起長長的人龍，茫然地問眼前的年輕人，這些人在做什麼？他指着自己站的隊形說，這條隊是免費蓋章、領歌詞卡和劇目書籤。又指指旁邊，那條，是排隊買音樂劇文創產品的。

細看，果然分成兩股隊形。我旁邊的中年人笑說，這是新一代「領雞蛋」的隊伍。

進得劇場，樓上樓下座無虛席，目測九成以上都是年輕人，女生居多。三小時廣東話音樂劇演出，觀眾席沒有手機鈴聲、沒有人舉起手機拍照，也沒有干擾的手機屏幕光亮，但觀



眾給掌聲和笑聲絕對不少。不要問為何廣東話演出能在京滬火爆，這些觀眾是串流平台追劇成長的一代，語言不是障礙。

大學同學的女兒因為喜歡音樂劇，選擇到上海工作，平均一周看兩場劇。她媽說，「滬漂」女兒掙的工資，一半用來交房租，一半看劇。《大狀王》在上海演，同學女兒看了兩場。重複看劇，流行語叫「二刷」。《大狀王》八月和九月重回香港演出，該年輕人說要「三刷」「四刷」此劇……香港開票第一天，網上十點開售，同學說女兒排到第兩千位，她自己排第兩萬一千位。十點二十三分，年輕人「搶」到了票。

有所愛，不躺平，為父母者百分百支持。我家兒子從小被我帶進劇場，長大後，他選擇了球場。

五月，我們從各自的城市飛到三藩市會合。坐上機場去市區的車子，兒子不去酒店，直接奔赴容納萬人的體育館看「金州勇士」主場籃球賽。

七月，兒子在香港啟德體育園看利物浦對AC米蘭的大熱足球賽。另一個周末，他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看北京國安對上海申花的比賽，當天場內六萬多觀眾。據說，這是一場見證歷史的球賽，門票「秒光」。

我還學會一個詞叫「TIFO」，它源於意大利語「球迷」，指體育賽事中的大型視覺展示，如巨型橫幅、旗幟、彩帶等。當晚北京「工體」看台上拼出八臂哪吒巨型圖案，這是極具標誌性的TIFO形式，創意滿滿。

◀香港啟德體育園。

「我家住在中華門」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「八五後」導演申奧執導的《南京照相館》，甫上映即引發眾多關注及討論。日前在戲院欣賞點映場，見入場觀者眾，且多為一家大細祖孫三代相伴前來。兩個多小時的電影，並無小孩喧嘩，全場肅靜，抽泣或憤憤聲此起彼伏。

電影聚焦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年初那段黑暗歲月，取材自真實史料影像。彼時南京淪陷，日軍入侵，燒殺搶掠，長達六個星期的屠城致三十餘萬人慘遭殺戮，震驚世界。與其他憶述抗戰的同題材電影不同，《南京照相館》的主角並非將領兵士，也未直敘前線戰事之艱困慘烈，而是截取幾位萍水相逢普通百姓的故事，不求宏大，反而直抵內心。因緣巧合相遇在南京城內吉祥照相館中的阿昌、老金和毓秀等人，相伴步入一場直面生死、驚心動魄的旅程。晦暗、壓抑、憤懣，卻從不缺少對正義與生命的希望。

郵差阿昌落入日軍之手，因一技之長而倖得活命。他向照相館主人老金學習了沖印相片的手藝，奉命沖洗日本隨軍攝影師伊藤拍攝的大量記錄

侵華日軍暴暴罪行的相片。原本沖洗相片為求自保，日復一日，親見同胞被屠戮之慘狀，又遭受日本軍官非人虐待，退無可退時，奮起反擊，與藏身於照相館暗室內的毓秀、老金妻女等一道，向痛斥「支那人殺豬」的野蠻日本兵士展示了深藏於中國同胞內心深處的勇毅與擔當。

小人物因動盪巨變而生大勇氣，做出壯舉，其間的張力，恰是此片感人至深之處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一眾人臨別前晚，在照相館留下合影。背景板一幀幀轉動，從南京玄武湖中華門到北京紫禁城頤和園，從杭州西湖到萬里長城，泱泱華夏五千年山河萬里，牽動每一國人心。「我們不是朋友。」阿昌英勇犧牲前對伊藤狠狠說出的這句話，字字千鈞。面對侵略者的槍炮刺刀，逃避瑟縮從來只能讓自己身陷絕境。危難關頭眾志成城，抱著哪怕萬分之一的勝利渴望，矢志不移，才能換來國泰家安。

聽聞《南京照相館》八月將在香港上映，希望市民特別是香港中小學校的師生能夠入場觀影，了解南京同胞八十多年前遭受的深重苦難，也不要忘記日佔香港時，日本士兵在此地犯下的滔天罪行。以史為鑒，不是延續仇恨，而是要銘記歷史，照亮前路。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英國作家喬治·西姆斯在十九世紀末創作的偵探小說《四人委員會》中，有一個女偵探出場的經典橋段：一位劇作家闖進他的律師辦公室，發現裏面已有一位女子，趕忙退出來。等客人走後，他為自己剛才的唐突向律師致歉，結果律師激動地說起這位客人：「你要感到幸運才對，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女偵探迪恩！」當律師介紹完迪恩的成就和聲譽後，劇作家馬上被征服。此後，每當他看到女偵探一個好的破案故事就寫下來。就這樣，繼福爾摩斯之後，讀者又認識了維多利亞時代知名的一位女偵探。

事實上，隨著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西方掀起偵探文學熱，一批女性偵探形象脫穎而出，被讀者熟知的有《女偵探啟示錄》中的帕斯卡爾夫人，《女偵探》中的格拉登夫人，以及《巴澤爾蓋特先生的經紀人》中的米麗亞姆·李等。在連載讀物中，也有多個知名的女偵探角色：作為年輕寡婦的莫莉·德拉米爾，她以擔任國際珍珠經紀人作掩護，智勝盜取珍珠的竊賊；作為天才護士的希爾達·韋德，她巧妙接近一位誣陷別人謀殺的醫生，並通過一系列冒險之旅將其抓拿歸案，以及喜歡穿裙子的年輕女性多拉·梅爾，她擁有劍橋大學醫學學位，卻樂於在私家偵探行業

裏冒險。
這些作家筆下的女偵探，擁有福爾摩斯般的破案能力，從尋找失蹤人口，調查詐騙和謀殺案，到破獲陰謀集團，幾乎無所不能。比如《女偵探》講述了一個男嬰被買來實施繼承欺詐的離奇故事，主人公女偵探格拉登夫人大顯身手。她先從官方機構中保存的出生紀錄，找到了男嬰母親的線索，但不幸得知她把孩子生下不久就死在了濟貧院。於是她將注意力轉移到了買家身上，在掌握了買家曾男扮女裝，並且習慣把英文「th」讀成「f」後，開始在嫌疑人出沒的區域逐家排查，很快鎖定了一戶只有父親和嬰兒的人家。為不打草驚蛇，格拉登夫人喬裝打扮成裁縫，成功進入到嫌犯家中縫補衣服，借機偷聽目標人物的對話。因嫌疑人講話很有特點，最終她利用發音特徵揭穿了對方。實際上格拉登夫人採用的是今天的法醫語音學，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其才正式成為一門學科。

維多利亞時期文學中女偵探角色的大量湧現，與當時出版業繁榮密切相關。從一八七五年到一九〇三年，英國印刷雜誌的數量幾乎翻了兩番，作家們紛紛撰寫反映大眾喜聞樂見的內容，其中就包括情節引人入勝及可讀性強的偵探小說。與此同時，也是集體文化反叛的一種體現。因當時女性社會地位不高，從事的行業也很受限，很多傳統英國偵探的形象，都是留着鬍鬚或絡腮鬍子、西裝革履的男人，而

有了更厚重的分量。麥家樂改編的《長恨歌》，以交響樂講述「在天願作比翼鳥」的痴纏，古今愛情的共通性在樂章中蕩漾；林智樂的《青花瓷》唱活了「白釉青花一火成」的匠心，姚焯菲的歌聲則讓蘇軾「千里共嬋娟」的祝福越過時空。鄧靄霞的《梨花頌》尤為驚艷，梅派唱腔的圓潤與京崑的韻味，讓大唐風華在香江舞台上綻放。



▲《詩韻中華》音樂會。

作者供圖

詩與樂共舞

《詩韻中華》音樂會聽後感

當羅家英先生以雄厚的嗓音開啟這場「中華文化節2025」之《詩韻中華》音樂會時，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的夜晚便成了詩詞與音符的共棲之地。這場由多方合力呈獻的盛宴，不只是一場演出，更是一次讓中華文化在弦歌中流淌的旅程——從黃河的奔騰到春江的月影，從琵琶的低訴到合唱的磅礴，每一段旋律都在為「傳承」二字作註。開場的《黃河大合唱》選段便定下了厚重的基調。寰宇交響樂團在麥家樂指揮下，讓《保衛黃河》的激昂與《黃水謠》的深沉交織，譚天樂的朗誦更讓母親河的意象從音符中躍出，彷彿能看見滾滾滾濤裏的民族筋骨。而隨後的《江雪》管弦樂團版世界首演，則以空靈的配器還原了「孤舟蓑笠翁」的寂寥，與《一剪梅》的婉轉相思形成奇妙對照，一剛一柔間，盡顯詩詞意境的多維度。

音樂會的巧思，在於讓不同藝術形式「對話」。鄭慧的鋼琴與樂團共奏《春江花月夜》，琴鍵跳動如潮水拍岸，弦樂鋪展似月光漫灘，把張若虛詩中的虛幻寫成了可觸

的聲音；楊偉傑的竹笛吹響《燕歸來》，一聲清亮便喚醒了滿園春色，笛聲穿梭間，彷彿能看見春燕掠過柳梢的輕盈。更妙的是《聲聲月月》，香港歌劇院兒童合唱團的童聲將《聲聲慢》的綿密與《月光光》的親切揉在一起，讓古典詩詞有了稚氣的溫度。

情感的層層遞進，是這場演出的暗線。王冰冰的《陽關三疊》配着鄒倫倫的古箏與鄭慧的鋼琴，把「勸君更盡一杯酒」的離愁彈唱得纏綿；蔡君楊的《月舞》則以小提琴的悠揚，讓月光有了起舞的姿態。到了梁家洛的琵琶《訴—讀唐詩〈琵琶行〉有感》，指尖撥動間，「猶抱琵琶半遮面」的羞靨與悽楚直抵心頭，真應了「同古人的情感共鳴一場」。

而當旋律從個人情懷走向時代與家國，感動便

最動人的，是那份「堅持」與「熱愛」。張明敏的《我的中國心交響詩》以全新編曲重現赤子情懷，旋律響起時，全場的熱血彷彿都被點燃；莫華倫坐着輪椅帶傷演唱《七律·長征》，鏗鏘歌聲裏的「三軍過後盡開顏」，不只是詩中的壯闊，更是藝術家敬業精神的寫照，觀眾在指揮麥家樂建議站立聆聽莫華倫的演唱時，全場掌聲裏藏着的，是對這份執著的深深敬意。

終場的《我和我的祖國》與《我們的家》，讓所有情感匯成洪流。鄭美雲領着孩童們歌唱，寰宇交響樂團的伴奏如大地般厚重，歌聲中「家」與「國」的畫卷徐徐展開——這裏有黃河的奔騰，有春江的月影，有琵琶的低語，更有億萬人對祖國的赤子心。

散場時，耳邊仍回響着詩與樂的和鳴。這場《詩韻中華》，從不是簡單的「詩詞+音樂」，而是讓中華文化的基因在旋律中覺醒。當不同年齡、不同背景的聽者都為同一串音符動容，便知：最好的傳承，從來都是讓傳統活在當下，讓經典在每一次演繹中，都生出新的溫度與力量。